

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

烈马狂生



上

西藏人民出版社

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

烈马狂生

(上)

西藏人民出版社

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

烈马狂生 (上、中、下)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昌吉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西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1 字数: 55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7 - 5348 - 0993 - 2/I · 44

定 价: 56.8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内 容 提 要

江湖平静了二十年后，突被两个胸罗玄机，武功已入化境，武林公颂为神人的东海奇叟和大漠异人，为印证武学。双双拚死在天山摩云峰，白雪皑皑，寒风刺骨的峰顶，端坐着两具貌像苍古的尸体，血迹淋漓的襟衣上血书着两人生前成名的神功绝学，为此震动了整个江湖，使武林黑白两道不顾生死纷纷赶上天山。

但是几天来，从玉门关直到天山山麓，几十年盛名不衰的南鞭北剑、银剑铁掌、南荒三怪、北漠四川等数十高手，离奇残酷被杀。这是百年不能想像的谋杀，更有绿羽令、赤叶符、蓝鳞匕首、白骨幡、黑铁死牌的出现，震慑了武林黑白两道。

无疑，这惨酷谋杀的行为，同样只是要取得东海奇叟和大漠异人的两片血襟，而对那些相争之人，所下的阴狠手段。在群雄相争的现场，一匹红鬃白马，背上端坐着一个白衣白巾蒙面人——“烈马狂生”以艺不可测的神功，疾如电掣抢到两片血襟，为此他

也遭到九个黑面怪客及五个恐怖杀人者的合力掌风，“烈马狂生”避无可避，一声闷哼，空中洒落一蓬血雨，白马如飞，从此“烈马狂生”失去了下落，那些恐怖的恶魔也消声灭迹，江湖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十年后，“烈马狂生”重现江湖，由此引来了一阵惊心动魄的腥风血雨。全书武打场面精彩，回肠荡气，亦有绝代佳丽与豪杰缠绵悱恻的恋情私欲更催人泪下。

本书是金庸先生早期成名巨著，该书在大陆出版尚属首次，望读者与我们一道先睹为快。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亲情魔影	5
第 二 章 狂生雄威	25
第 三 章 断剑仙姬	42
第 四 章 烈马长鸣	54
第 五 章 恨海情天	65
第 六 章 白香幡主	81
第 七 章 九龙神魔	93
第 八 章 古刹疑云	108
第 九 章 鬼府音讯	123
第 十 章 土牢奇人	135
第 十 一 章 金钗教主	148
第 十 二 章 绿羽令主	165
第 十 三 章 花居惊变	178
第 十 四 章 埋宝疗伤	191
第 十 五 章 万极天尊	205
第 十 六 章 鬼府别宫	218

第十七章	齐王故宅	231
第十八章	风云古冢	246
第十九章	藏宝碑石	259
第二十章	巧骗豪夺	273
第二十一章	腾翔二剑	286
第二十二章	杀姨认母	300
第二十三章	翠云精舍	313
第二十四章	赴约惊魂	325
第二十五章	巧计得宝	340
第二十六章	温床惊变	353
第二十七章	生死一瞬	380
第二十八章	离情宿恨	393
第二十九章	调虎离山	405
第三十章	血洗魔宫	420
第三十一章	秘棺雄宴	431
第三十二章	抬棺赴约	444
第三十三章	双战血魔	456
第三十四章	困兽之门	471
第三十五章	帝君之迷	486
第三十六章	虎依群雄	496

第三十七章	金陵宝车	510
第三十八章	劫鏢亡魂	523
第三十九章	金鼎再现	536
第四十章	寸草春暈	550
第四十二章	收徒传警	565
第四十二章	神将赤丹	577
第四十三章	大泽渔女	591
第四十四章	帝谷亲情	605
第四十五章	化血神功	619
第四十六章	蓝衣老祖	631
第四十七章	红紫黑魔	644
第四十八章	血指吊尸	656
第四十九章	冥潭孤魂	670
第五十章	练精洗髓	682
第五十一章	血影惊魂	695
第五十二章	金牌郎君	708
第五十三章	武尊登基	720
第五十四章	血染青城	733
第五十五章	垂钓老人	746
第五十六章	紫龙剑气	759

第五十七章	荒野认亲	772
第五十八章	跃马温庄	785
第五十九章	死敌血影	796
第六十章	两情缱绻	811
第六十一章	血劫血影	823
第六十二章	魔宫浴血	836
第六十三章	凛然大义	846
第六十四章	皂衣老人	856
第六十五章	责不旁贷	865
第六十六章	蛇谷血战	874
第六十七章	紫龙长恨	887
第六十八章	帝君归天	899
第六十九章	九疑幻洞	911
第七十章	救母释仇	924
第七十一章	母子团聚	933
第七十二章	大义凛烈	941

楔 子

江湖平静了廿年后，突被两个胸罗玄机，武功已入化境，武林公颂为神人的东海奇叟和大漠异人，为印证武学，双双拚死在天山摩云峰，引来了一阵惊心动魄的腥风血雨。

寒风刺骨，白雪皑皑的天山摩云绝峰，端坐着两具貌像苍古的尸体，两具尸体的前襟之上血迹淋漓。

因为有两片襟衣血书着两人生前成名的神功绝学，震动江湖，使武林黑白两道不顾生死纷纷赶上天山。

谁知因此却引出了五个暴戾恐怖的杀人者，一向平静的江湖，实际上潜伏着无穷的杀机。

几天来，从玉门关直到天山山麓，武林数十高手，离奇残酷的被杀：

数十年盛名不衰的南鞭北剑死在玉门关外，胸口插着一把蓝汪汪的匕首。

侠名满天下的银剑铁掌，被吊在一株古槐树上，全身上下找不出半丝伤痕，仅天灵益上插了一根绿色羽毛；三片赤叶落在天山山麓轮台镇的三家客栈之中，当日一夜之间，数十个宿店的武林人物，无声无息死于太阳穴上一块浅浅的红印；

南荒三便，北漠四凶惨死在一古刹之内，头盖被抓，留下五个血洞，在古刹的大门之上插着一面白底黑骷髅的招魂幡。

但是最惊人的是一面黑色铁牌出现在天山雪地之上。竟然尸骸遍野，死的尽是武林九大门派中的成名高手。

这是百年来不能想像的谋杀，绿羽令、赤叶符，蓝鳞匕首、白骨幡、黑铁死牌的出现，震慑了武林黑白两道。

无疑的，这惨酷谋杀的行为，同样只是要取得东海奇突和大漠异人的两片血襟，而则对那些相争之人。所下的阴狠手段。

在这一阵狂风暴雨的血腥事件后，西北道上胆子小的武林人物。便纷纷知难而退。真正到了天山绝峰的总共不满 30 人了。

当这数十武林成名人物登上天出摩云峰后，赫然发观东海奇叟、大漠异人尸旁周围早插着那五样恐怖杀人者的信物，但是奇怪的就是严前襟衣原样未动，并未因他们的捷足先登而被取去、他们惊愕了！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五人，功力相当，一时相持不下。如果其中一人取夺血襟，势必成为另外四人共同之敌。

他们个个目光之中交杂着贪婪和畏惧的犹豫着。

这群人中，最耀目显服的是九个黑巾蒙面怪客，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是谁？但也为在场之任何人所最顾忌，存疑和留神戒备。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在忍耐，等待着出手的时机。

突然，第三个蒙面怪客双肩微微一晃，左脚踏出半步。却被为首一个蒙面怪客其急如电，伸臂一格。挡退回原地，道：

“三弟，不可！”

“嘿，你想尝尝蓝鳞匕首的锋利？”

冰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清晰的传来，是那么遥远，又似近在咫尺，那人隐身摩云峰顶，一片白雪，何处可容身？

“哼！你也别想得到。”

这是一个冷冷的女子口音，话声好似发自地底。

“老夫不惜与武林九大门派为敌；谁敢动动那两片血襟，立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大言不惭！”

原来五个杀人者果然是相持不下，隐身在侧。伺机下手。

这样一来。数十武林人。就是功力再高，也不敢贸然出手。

天山绝峰，银星。雪地，人影交织成一幅奇妙，死寂与阴森的景象。

蓦地，一声暴喝。独霸黔滇的断命一锤傅大雄那庞大的身躯，一跃三丈，右手举着八角芒锤，左掌当胸，朝东海奇叟、大漠异人尸体靠进。

就在这时，几声刺人心弦的冷笑过处，众人只觉目光一眩。

如幻如烟的几丝绿、黑、红、蓝、白的淡淡影子一闪。

“哇！”半声惨吼震荡在天山绝峰，众人举目再看时，断命一锤傅大雄已倒毙在雪地之上。血，如泉狂喷！他惨死对：

胸口插着蓝鳞匕首；

天灵五爪血洞；

太阳穴浅浅红印；

鼻梁上绿羽轻颤；

背脊一个黑掌印。

天山绝峰又复寂静。如死般的寂静！除那九个蒙面怪客不知是何表情外，尽皆面色惨白，冷汗倒流！

就在这寂静如死的气氛下，遥遥传来一声刚亮绵长的马嘶之声，嘶声方过，摩云峰下，便听得蹄声铿锵。

“噢！”在场之人，无不从心底惊讶出声，他们被那马奔驰之速怔住了，一齐将视线投向峰下。

一匹红鬃白马看似从容，实则疾如电掣，窜向峰顶。马背前端坐着一个白衣白巾蒙面之人。

“烈马狂生！”

在场之人一齐脱口呼出。烈马狂生足迹遍天下，无人知其出身姓名，更无人见过他庐山真面目，数年来他遍游天下。虽不以武功自傲，但任谁都相信他身怀绝艺，功不可测。

刹那间，烈马狂生已到达绝峰，傲然立马不动。

“烈马狂生，是否你也想夺那血襟？”

隐身一侧的五个杀人者之一，首先阴冷的发话。

“不取武林神人神功绝学，所为何来？”

烈马狂生傲然回答，只见他转头朝四外一瞥，目蕴精光，又瞧瞧倒卧在血泊中的傅大雄，冷傲的低哼了半声。

“烈马狂生，你来迟一步，我看你还是死了那条心吧！”

“哼！我烈马狂生行事，从不退却。”

“好个狂不怕死的家伙！”

蓦地，那匹红鬃白马仰首一声长啸，声入云霄。

烈马狂生狂傲的--阵狂笑，朗声道：

“我烈马狂生，顾名思义，狂是狂定了！”

他笑音一落，猛地，白马已腾身而起，如一道经天白虹。激射向东海奇奥和大漠异人尸体之处。

烈马狂生出手如电。“丝！丝”两声，已将这武林神人的两片带血襟衣撕下。

这意外的突变，使人憎然一楞之际，白马纵跃如电，早又凌空腾起，那隐身一旁的恐怖杀人者，立时起了一阵怪声厉啸。

绿、黑、红、蓝、包几丝淡影，如鬼魅般扑到。

但已迟了一步，白马如惊鸿翔空，一泻数十丈。

谁知就在这时，那九个黑巾蒙面怪客忽哼一声，一旋步，好快的身法，已移身十丈，九人同时一挥铁掌，九道掌风聚合为一股狂涛骇浪，汹涌击向御马凌空的烈马狂生。烈马狂生避无可避，一声闷哼，空中洒落一蓬血雨，烈马狂生伏身马背，白马如飞，急泻峰下，眨眼间走得无影无踪！

一阵狂乱过后，天山绝峰复归死寂，三尊马体静静的被遗留在雪地之上。

从此，那悠游自遨游天下的白衣白巾蒙面的烈马狂生便失去了下落，那五个恐怖的杀人者也消声灭迹，江湖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第一章 亲情魔影

苏北白马湖边一片大庆院，飞檐明瓦，雪白的院墙，华丽辉煌，那就是武林遐尔闻名的白马山庄。

大庄主凌霄客公孙雁，二庄主苍冥客游俊松。同为武林有数的领袖人物。

院墙之中传出一片哗笑喝采之声。

这正是两位庄主在招点儿女练功之际。一个少年口音高声赞扬道：

“佩琳妹，你功夫好俊啊！”

另一个少年口音也嚷道：

“佩琳妹！要不是你今日露出那俊的身法，我和骏哥怎知你进境那样神速呀！”

立时一个清丽爽脆的少女娇声道：

“骏哥，彬哥！别那样说了，每天只听你们两个不是赞这就是赞那，怪讨厌的。”

“啊，佩琳妹生气了，你功夫是真俊呀！”

“讨厌！”

随着一阵沉雄的呵呵朗笑。道：

“骏儿，彬儿也不必过谦，放眼当今武林高手，能压着你两兄弟的只怕不多了。”

这说话之人正是木庄主凌霄客公孙雁，突然，他语音一顿，无比之沉重的继续道：

“不过，话得说回来，自从十年前。因天山争夺血襟绝艺，出现了绿羽令、赤叶符、蓝鳞匕首、黑铁死脾和白骨幡这五种残酷恐怖的令符后，江湖间虽又平静如常，实际上无人不知无穷的杀机正潜伏江湖，武林老一辈领袖人物：圣剑、血笔、神斧、绝掌、双飞客六人，竟有三人突然未再现江湖，如今绝掌和这白马山庄上的权一廷客虽仍健在，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万一有变，今后维持白马山皮威名不坠之人，骏儿、彬儿，你们可知是谁么？望两位资侄倍加勤练功夫才是。”

二皮主苍冕客之子游文骏，游文格原来兴高采烈，闻言垂手肃立，唯唯称是。

这时，院墙一角立着一个粗布少年。他虽生来眉清目秀，红唇玉面，神色之间却掩不住寒伧之色。他闪闪缩缩地躲在墙角一株老槐树下，双目神光突变，既着院子中秀丽出尘的公孙佩琳。

凌霄客公孙腰。苍冕客游俊松神目如电，朝那槐树一瞥；凌霄客摇摇头，道：

“老二。此子也着实可怜，一产数年前，烈马狂生将地带到庄上来，既未说明他的身世，甚且连个姓氏也没有，谁知他却一去撒手不管了。”

苍冕客叹道：

“烈马狂生天山夺获血襟绝艺，退走时重重挨了九个蒙面怪客联手一掌，如今烈马狂生之生死，正是江湖穷究的一个谜，以他十年不来领走此子看来，他多半是重伤不治了。”

“为兄也正有同感。不过此子也怪，不言不语，却有一身百年难得一见的练武骨格。若加以培造，骏儿，彬儿可难望其项背，几年前我也曾对他说愿收他为徒，谁知他竟不从，如今却又来偷瞧偷学。老二，你说怪也不怪？”

“孤儿之心，谁能测得？他既自甘如此，也就由他吧！”

双飞客离去后，院中锦衣华服。满脸骄气的游文骏，游文彬

突然重重的冷哼一声，一掠身已到了那粗布少年的身前，不屑的道：

“小子。好呀！你又敢来偷瞧小爷们练功，你以为躲在这里别人便瞧你不见么？伯伯和爹爹饶过了你，哼，小爷可不那么便宜你。”

扬掌间，啪啪！两声脆响，粗布少年早挨了重重的两个耳光。

“滚，你滚！下次再撞见你，你可小心一点！”

游文骏上前又是一脚踢得粗布少年踉跄退了二步。

粗布少年双目射出两道愤怒的光。

突地，白影一闪，公孙佩琳一纵而至，她秀目一耸，无限同情的望了粗布少年一眼，随即对游文骏，游文彬叱道：“骏哥，彬哥！你们又在欺侮他。”

“谁叫他偷瞧咱们练功的？”

“爹爹早有心想收他为徒，只是他自己不从，瞧瞧又有什么关系？”

“哼，凭你小子也配！呸！”

游文彬一口涎沫吐在粗布少年脸上。

“彬哥，你说话可得留点余地，爹爹说他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材，你不知道烈马狂生夺得东海奇受和大漠异人的血襟绝艺？说不定那天到来带他去练那绝艺，哼！你们可要差得远了。”

“哈哈！烈马狂生！烈马狂生伯本早给那九个蒙面怪客一掌震死了，纵然不死，他也早把这小子忘得一干二净，不然为何十年尚不见踪影？”

公孙佩琳瞪了游文彬一眼，转身想安慰那粗布少年几句，可是他早已走了。

他怀着寂寞与受辱的心情，穿过庄院。

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但是他心中在连声的喊叫：

“我要忍耐！我要忍耐！独孤大叔的话我要听，那两个骄傲的小子，不够我一掌，就能把他打死，可是我不能，我要听独孤大叔的话，我无父无母，终有一日我会找到的，烈马狂生带我到这白马山庄来的，我只要等烈马狂生到来，啊！他死了？他忘记我了？……”

这粗布少年思绪迭涌。他默默回到了自己房里，默默地沉思着……

当夜，一条黑影，疾似幽灵泻出白马山庄，几个起落已定身于白马湖边，这时，一条小板静悄悄的划了过来。

黑影一跃而上，就听着一个喑哑的口音，道：“你才来，我来了已多时了！”

“啊，独孤大叔！你早来了！噢！独孤大叔！怎么你脸上有泪痕？什么事情你不开心啊！”

“哦，没什么！等会儿告诉你吧！今夜我可要考量考量你功夫进境如何了！走吧！”

那人走字方脱口，触板突然疾驶如飞，驶向湖心。

那后来登上舢板之人，正是日间的粗布少年，而那被称为独孤大叔之人，却是十年前来到白马山庄上的一个中年仆人。怪的是此人修眉广颊，举止从容不迫，毫无一丝仆人的气息，但是他却是十年如斯重病的样子，脸色苍白，除了对粗布少年特别关心外，平日落落寡欢，任谁他也不理不睬。

他到了白马山主三个月后，已与粗布少年形影不离。粗布少年也不知他的身世来历，就照着他的吩咐称他为独孤大叔。

独孤大叔也在这时开他一种内功心法，但独孤大叔自己不会，只会将练功口诀告诉粗布少年。

后来逐步走招练掌，指力轻功，十年来极布少年练到了什么程度，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两人坐在舢板之上，他按掌运功虚按水面，那舢板便疾驶如飞。

舢板转瞬间已驶至湖心，停了下来。